

經史百家雜鈔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九目錄

傳誌之屬上編三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

蕭望之傳

後漢書班超傳

臧洪傳

三國志王粲傳

諸葛亮傳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九目錄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九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傳誌之屬上編三

漢書楊胡朱梅云傳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返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旣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

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

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

所聞願王孫察焉以上禘侯書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

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

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

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

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

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節外以華眾厚葬以鬲直使歸者不

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

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

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高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馬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爲廩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歿故聖王生易尙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畱歸帛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羸葬

以上王孫答書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亡車馬常步

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

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

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

卷之百九十一 傷 上三

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
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
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
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
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
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
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
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
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

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

以上斬監軍御史建繇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

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

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

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

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微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

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

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

建自殺吏民稱冤至今渭城立其祠以上為渭城令冤死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

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迺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元帝時瑯邪貢禹爲御史大夫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其能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以匹夫徒走之人而超九卿之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況朱雲者乎雲素

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

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

嘉猥稱雲欲令為御史大夫亥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

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以上嘉薦雲為御史大夫是時少府五鹿

充宗貴幸為梁邱易自宣帝時善梁邱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

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

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

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

為博士以上說經折五鹿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

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

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

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

人羣臣朝見上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亡狀時

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

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

議丞相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

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

以故不得上於是下咸雲獄滅死為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

世以上與陳咸俱廢至成帝時故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

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

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
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尙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
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
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
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
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
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
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以上廷張禹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
過皆敬事焉辭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畱雲宿從

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畱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
生迺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九江
嚴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
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於身土
周於椁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

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

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

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

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

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
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
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
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
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
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
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
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
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

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
 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
 家得賢於此為甚使孝武皇
 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
 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
 緣閒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
 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故其
 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
 迺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
 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
 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
 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
 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
 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
 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
 濟多士文王以甯廟堂之議非草
 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
 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

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眾多也然其儻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毆除倒持

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
 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
 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
 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
 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
 體謂之醕白黑雜合謂之駮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
 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
 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閒者愚民上疏
 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眾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
 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

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
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
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
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
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
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
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
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
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
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

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

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至之為右當

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

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

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母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

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以上疏請進賢求言譏切王氏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

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

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

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至死之日尸未

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

之陞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慮慮亡益於時有
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
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
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
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
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
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
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始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
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
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

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

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

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

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

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

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以上仲尼子孫福孤遠

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

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

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

能紀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二統

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 上承其王者之
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 國已不守其統
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 統非當繼宋之
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 久遠不可得雖
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邱 殷人也先師所
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 寢至成帝時梅
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 王後推迹古文
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 爲殷紹嘉公語
在成紀以上終敘漢封仲尼子孫爲殷後之事是時福居家常以 讀書養性爲事
至元始中王莽顛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 今傳以爲仙其

經也百家雜抄卷十九 傳誌上三

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云敞字幼儒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尙
帝以中山王卽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
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畱中山不
子字非莽鬲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字與吳
莽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
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
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
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
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
高其志節比之

纁布表奏以爲掾薦爲中郎諫大夫葬篡位王舜爲太師復薦
敞可輔職以病免唐林言敞可典郡擢爲魯郡大尹更始時安
車徵敞爲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於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觀楊王孫之志賢於秦始
皇遠矣世稱朱雲多過其實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胡
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斬伐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
雅雖無老成尙有典刑殷監不遠夏后所聞遂從所好全性市
門云敞之義著於吳章爲仁由己再入大府清則濯纓何遠之
有

漢書蕭望之傳

經史百家雜考

卷十七

傳記

上三

七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為業至望之
 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
 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
 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
 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
 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
 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
 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是以天下之士
 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
 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

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閒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爲郡吏以上微時事蹟及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爲屬察廉爲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爲大司馬兄子山領尙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

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
 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
 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
 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
 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
 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
 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
 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
 之寢益任用以上宣帝初累遷至二千石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
 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

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
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
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
士以爲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
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
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
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卽
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土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
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曰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
之卽視事以上爲郡守京尹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

敝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竝給
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
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
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
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
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
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
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爲民函陰陽
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
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
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
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
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
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
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
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
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
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

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並憂竟之志敗亂之行以赴財
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俗費之行壞公綽之名
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
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
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
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旣成之
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
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
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

谷間漢但令舉人出財減
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
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
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
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
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
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舉贖有金選
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
所生敝備阜衣二十餘年嘗聞舉人
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
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尙有飢乏病
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
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
經以難恐後爲重責常人
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敝幸得備列
卿以輔兩府爲職不敢不
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
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
規永惟邊竟之不贖故金布令甲曰

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
為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人五十萬錢減
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貨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
暴羣盜竝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
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
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
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以上與張敞議贖罪事望之為左馮翊三
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
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尙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
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

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
 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
 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
 卿議望之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
 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
 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
 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
 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以上論烏
 孫廢昏
 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
 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

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
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
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向
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
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
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
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
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以上議護輔匄
奴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
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

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首歲日
月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
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
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繇延壽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
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
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
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
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甯能父我邪
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
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

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

慢不遜攘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

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

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子理使光

祿勳惓策詔左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便道之

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讐靡有後言以上因縣延壽之劾奏而

左遷望之既左遷而黃霸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閒丙吉薨霸為丞

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以論語禮

服授皇太子初凶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

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

經史百家雜考卷十九 傳記上三

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

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

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

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書曰戎

狄荒服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烏竄鼠伏闕於

朝享不為畔臣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

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

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

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以上論單于來朝禮儀及宣帝

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
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
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尙書事宣帝崩太子襲
尊號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卽位數宴見言
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
事中與侍中金敞泣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
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
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
將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
見諛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

用宦者非國舊制 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

大與高恭顯忤上 初卽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

宗正以上受遺輔高顯恭三人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

稽鄭朋陰欲附望 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

言許史子弟罪過 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

之曰將軍體周召 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

年履折衝之位號 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

咸曰將軍其人也 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

召乃留乎若管晏 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泉修農圃之疇畜

雞種黍蒺見二子 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

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
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
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朋行領邪望之
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爲黃門郎朋
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
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待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
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
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卽挾朋及待詔華龍
龍者宣帝時與張子嬌等待詔以行污滅不進欲入堪等堪等
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

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

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

更生明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為臣

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

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

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

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

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

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

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而朋為黃門郎以上因鄭朋華龍誣告下獄免官後數月

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爲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俊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煩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

聖紀行家雜錄卷十一
傳世疏上三

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

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

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

裁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人牢獄

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畱我死竟飲

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

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慟左右以上因

前事下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

獄自裁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侯天

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家終元帝世望之

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爲

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

副校尉後爲茂陵令會

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

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

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

爲司隸校尉育過扶風

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爲

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

太子庶子元帝卽位爲郎病免後爲御

父子著材能除爲功曹遷謁者使匈奴

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

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及罷出傳

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

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日詔召入拜

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

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

守大鴻臚以鄆名賊梁子政阻山爲害

久不伏辜育爲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溘于長
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
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羣輩
爲害朕甚憂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爲
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
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爲
人嚴猛尙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
者有王陽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
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
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尙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攀援入王氏

後遂竝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

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

咸字仲爲丞相史舉茂才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

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爲越騎校尉護軍

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爲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

賢良爲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

哀帝爲定陶王時由爲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爲庶人

哀帝崩爲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

等有功增秩爲陳畱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

經史百家類金卷十一
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還歸故官病免復爲中散大夫終官
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十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閒及至謀泄
隙開讒邪構之卒爲便嬖宦豎所圖哀哉望之堂堂折而不撓
身爲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後漢書班超傳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爲人有志不修細
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
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爲官傭
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

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從事筆研閒乎左右皆
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誼相者曰祭酒布衣諸
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燕頰虎頸飛
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爲官寫
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爲蘭臺令史後坐事免官十六年
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爲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
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爲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
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
甯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
睹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

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柰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交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

前後鼓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以上破虜使於鄯善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

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騶

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

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

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

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以上降撫于真王時龜茲王建為匈奴

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

為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閒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

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

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

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

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

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

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以上執疏勒王兜題十八年帝崩

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陸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

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

肅宗初卽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

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

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

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腳不得行超恐于

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

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

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

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以上徵還不超欲因此臣平諸國乃

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善

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

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

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

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

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

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

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

備遭艱戾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閒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

以上具疏請

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

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
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
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
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旣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
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
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
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爲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
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寘而龜
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
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

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
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
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畱與從事超卽遣邑
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
不緣詔書畱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
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畱之非忠臣也以上
烏孫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
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
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
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

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
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說康
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內知其姦
而外僞許之忠大喜卽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爲供張設
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眾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
遂通以上殺疏勒王忠明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

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
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寘從是而
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
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儼

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

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

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以上破龜茲降莎車王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

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

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

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

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

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

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

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

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以上堅守拒退月氏兵明年龜茲姑墨

溫宿皆降乃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白霸為龜茲王遣司

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

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

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以上略一結束六年秋超

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

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

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事畢

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

超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

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止營大澤中。廣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超，超卽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一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何緣逃亡？遂叱吏士收廣汎。

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

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

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以上

大破焉耆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

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罹寇害乃命將帥擊右地破白山臨

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

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

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真以西超遂踰

葱嶺迄縣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

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

以報將士之讐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觀爲善之利也其

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以上論侯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

二年前上疏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邱代馬依風夫

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邱

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

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

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

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

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

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兒西域都護定遠侯超

傳誌上三

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
 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
 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兵眾每有
 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
 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眾
 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
 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
 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日暮入地久不見代恐
 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
 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

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爲超求哀乞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

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

以上疏請還朝

超素有胷脅

疾旣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

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賙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

尉任尙爲都護與超交代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

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

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

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

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

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

言平平耳尙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

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以上追敘

交代事並及子孫

後漢書臧洪傳

三國志洪傳載洪答陳琳書詞稍繁冗後漢書刪節甚當故錄之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昱有幹事才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王攻破城邑眾以萬數拜昱揚州刺史昱率丹陽太守陳夔擊昭破之昭遂復

後漢書卷之二十三 傳誌上三

更屯結大為民患曼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

數千級遷曼為使匈奴中郎將以上父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

子郎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舉孝廉補郎邱長中平末

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

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竝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

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

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

陳雷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為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

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洪與語

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相善邈既

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佃陳畱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竝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以上盟五太守共誅董卓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眾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閒而值幽冀交兵行塗

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

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羣盜處處颺起而青部

殷實軍革尚眾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

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禱羣神又恐賊乘凍而過命

多作陷亦丸以投于河眾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

復安州以上為青任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為東郡太守都東武

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邱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

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為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

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

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并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

眾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

紹絕不與通以上未救張超與袁紹絕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

琳以書警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闕相思發於寤寐

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為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

況述敘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闔於大道不

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忖褊心麤識鄙性

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

用中困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甯樂今日自還接

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

茲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

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歸清寇逆其尊王室豈
悟本州被侵郡將邁扈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
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
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
側席去者克己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
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
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
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
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靡
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

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

嫌哉况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臧

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

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

何言以上答陳琳書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

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

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

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為郡將之

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

所復食主簿啟內廚米三斗請稍為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邪

使為薄糜徧班士眾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

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
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曠
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
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
陳畱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
擁兵眾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
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以
袁紹殺洪紹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
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
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柰何殺之

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

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今日甯與臧洪同日死

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

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

城已陷皆赴敵死以上陳容之見殺

論曰雍邱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跡且號東甲請舉誠

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

懷詐算以相向者蓋惟勢利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

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紆倒懸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

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

三國志王粲傳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爲漢三公父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冑欲與爲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旣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以上名公之後少而知名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佻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

漢濱祭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眾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法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

以上由劉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表歸曹公

興造制度祭恆典之初祭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

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祭為覆之

碁者不信以屮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

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

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詩

賦論議垂六十篇以上以典章見任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

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粲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絕始文帝

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

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

公幹並見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琳前為

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

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曰易稱即鹿無虞諺有掩目

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

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
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
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
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禍琳避難
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
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
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
掌書記瑀終不爲屈太祖竝以琳瑀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
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徙門下督瑀爲倉曹掾屬瑒楨各
被太祖辟爲丞相掾屬瑒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

楨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

琳瑒楨二十二年卒

以上因粲而兼敘徐陳阮應劉略仿孟子荀卿列傳之例

文帝書與元

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

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

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

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

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

適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

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

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爲未

及古人自一時之儁也

以上錄文帝傷悼六子之書

自潁川邯鄲滄繁欽陳

畱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宏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

在此七人之例

合曹植乃為七人此疑當作六人例當作列謂邯鄲滄至荀緯七人不得與王徐陳阮應劉六

人並列也瑒弟璩璩子貞咸以文學顯璩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

國軍事瑀子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為模

則官至步兵校尉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

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

而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為安

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假節都

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以上又因六子而兼敘邯鄲滄至吳質十三人

三國志諸葛亮傳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少孤從父元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元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元元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元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爲信然以上亮微時事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

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竝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士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

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
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
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
百姓孰敢不單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
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
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
止以上隆中答先主之問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
琦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
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
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

經史百家雜考卷之七 傳記上三

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
 會黃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
 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
 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
 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
 別遂詣曹公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
 軍以上荆州破後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
 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眾漢南與曹操並爭天
 下今操芟蕞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
 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

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東甲北面而事之
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
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
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眾士慕仰若
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
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眾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
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
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
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眾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
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

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

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

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

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

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以上說孫權曹公敗

于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

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

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

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眾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

成都平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

成都定食足兵以上鎮荆二十六年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

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

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

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

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

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

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

敢康甯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

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亮以丞相錄尙書事假

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以上先主卽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

經史百家雜考卷十七 傳 亮爲丞相

安宮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

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

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敕後

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

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以上受遺南中諸

郡竝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

親遂為與國三年春亮率眾南征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

饒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以上和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

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

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

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

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

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

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此處有闕文責攸之禱允

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

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以上

北伐上遂行屯于沔陽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

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眾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

山戒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

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

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

縣千餘家還于漢中戮謖以謝眾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

經史百家類事卷之九十一 傳記上三

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
 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
 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為右
 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以上街亭之敗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
 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
 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眾欲攻式亮自
 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
 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
 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
 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

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

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

以上三出師破王雙郭淮張郃

十二

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

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

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閒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

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

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爲

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

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

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

經史百家雜考卷十九 傳誌上三

何不弔事臨垂克邁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
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
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
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
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
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
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以上卒亮性長於巧思損
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
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立廟於沔
陽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

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

算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

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

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

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微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助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元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

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
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
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歿沒嗣子幼弱事無
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
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
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
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
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
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
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侔攻守異體

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
忖己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
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
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眾出武功分兵屯田
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
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
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
矣論者或怪亮文采不豔而過於丁寧周全臣愚以爲咎繇大
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尙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
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

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
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
陛下邁縱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
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

壽上

以上陳壽
上亮集表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
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
瑾啟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
都尉隨亮至漢中二十五年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

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冑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強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亭住前鋒破退還住縣竹

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瑯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

臨陣死時年三十七眾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

俱沒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以上敘亮子孫著一家忠節

董厥者丞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

之言思慎宜適徒為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為

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延熙二十四年以

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

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尚書令自

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

無能匡矯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誚

傳記... 傳記... 傳記...

京都同爲相國參軍其秋竝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以上因瞻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
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
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
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
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
也可謂識治之良材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
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九

長沙楊書霖襄校